



EJ095199930053

師大地理研究報告  
第30期 民國88年5月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 30, May 1999

# 地位價值的隱顯與轉變 ——以菲律賓為例

## The Transition of Positional Value: A Case Study of the Philippines

陸寶千\*

Pao-Chien Lu

(一)

太平洋西側，有一連串的島嶼，自北而南，猶似一條帶子，蜿蜒在碧波之上。它們是阿留申群島、千島群島、日本群島、琉球群島、臺灣島、菲列賓群島。而菲列賓群島正似帶端的一組玉珮。這一個美麗的碧玉珮組，由七千多個島嶼結成，面積達三十萬平方公里，略小於英倫三島，然地位形勢則遠不如英倫。英倫接近大陸，容易接受大陸的文化，又有英吉利海峽的保護，少受大陸的政治影響，可以從容地發展成一個太陽不沒的帝國。菲列賓則不然，它寂寞地躲在中國東南海上，不能直接沾上中國的高度文化，很遲纔進入東亞民族群的歷史活動中。

一般人以為中國人是一個大陸的民族，他的主要活動多在大陸。其實不然，戰國時代，燕齊的方士們為了找尋不死之藥，早就揚帆於海上了。南方的中國人為了珠貝璣瑁，在今日廣州地區，先秦時代已有造船的工場了。到了漢代，中國的船舶，已經在印度洋上活動。漢書地理志上說：

1.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
2. 自大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

3. 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八月，可到日南象林界云。

4. 黃友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以上第一段「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障塞者，漢廷於邊遠地區，沿交通線，所設之軍隊駐防點兼驛站。這句話是說從日南（今越南南部沿海一帶）沿障塞路線北到徐聞、合浦（今雷州半島上），然後乘船，經都元國、邑盧沒國、諶離國，再步行到夫甘都盧國，共需九個月又二十天。爲什麼要從雷州半島出發；因爲當時南北的交通線，是沿湘水入廣西，再由廣西到紅河平原，再沿紅河平原到徐聞、合浦。徐聞、合浦是當時重要的貿易港。

第二段，自夫甘盧國航行到黃支國，需要兩個月。接著詳述黃支國的情形。又說漢廷的譯長和應募前往的人，沿途所經過的國家，都「稟食爲耦」。「稟食」是有人供給食物。「爲耦」是有人相隨而行。又稱「蠻夷賈船轉送致之」，可見黃支國有中國船和蠻夷船，乃是一個國際貿易港。

第三段是說由黃支回程，經過皮宗國，前後需時十六個月，纔可以回到日南郡的象林（縣）。

第四段是說漢廷使者，自黃支再向前航，以已程不國爲終點。

漢書地理志的原文，也許有脫誤之處。例如中間一段爲什麼要步行？航程要這麼久？是否沿途要交易纒繞頓？所記錄的許多國名，從事歷史考據者，人異其說。但今日可確定的，「黃支國」便是印度半島上的Conjeveram。回程所經的皮宗國，可能在蘇門答臘島。地理志上的這段文字，乃是中國人活動於南海和印度洋的最早史料。此後歷代的東西海運線，也以這一條最爲主要。而非列賓則遠遠地拋棄在這一條航線之外，所以不能接觸到兩漢時期中國的燦爛文化。比起日本來，它的命運正是生逢衰墓，而其地位價值也是隱而未顯。

## （二）

菲列賓和中國之間最早的活動，見於文獻通考（卷三三二．閩婆條）：

「又有摩逸國，太平興國七年，載寶貨至廣州海岸。」

「摩逸」，即菲列賓的民都洛（Mindoro）島，在呂宋島和巴拉望島之間。按當時菲列賓的社會經濟情況，不可能生產「寶貨」，所以到廣州的船，可能是阿剌伯人的。

文獻通考著於元代，馬端臨所據的典籍我們無從追索，不能判斷通考的記載是否有誤。但是我們可以判斷非列賓人不能來華。因為現今所見有關非列賓的最早中文史料是南宋趙汝适的「諸番志」，其中有這樣的記載：

麻逸國，在渤泥之北。

三嶼，乃麻逸之屬，曰加麻延、巴姥西、巴吉弄等。各有種落，散居島嶼，舶舟至，則出而貿易，總謂之三嶼。

可見非人要等到中國船來，他們纔出而貿易，故在此之前，麻逸不會有船載寶貨到廣州。

近代以來，非列賓很多島上有中國的盜器和銅幣出土，足見古代的中國商人在非列賓活動範圍之廣。瓷器中，發現唐瓷的地點有二十處，宋元瓷器有七十七處，明瓷有一百零四處。由此可以推測：至少在唐代後期，非列賓已有中國商人，不過尚未發現那時已有華僑定居的痕跡。

中國船隻之往非列賓，最初是繞道爪哇島或婆羅洲，走的是上述東西航道的分線。何以要這樣走？因為這條航線，循島嶼逐次而行，較為安全和便利。若是直接由閩粵沿海往呂宋島，則一方面，巴士海峽的風浪很大，船隻橫渡時危險較多。一方面，台灣海峽中有一條自南而北的海流，與南行的船隻相逆，古代的水手要克服這逆向而行的困難，在技術上並不容易。所以中國人很早知道海南島，而不知道台灣。等到羅盤在航船上普遍使用後，這一條水道逐漸被人利用。「順風相送」一書中，有這樣記載：

浯嶼往麻里呂：太武開船，單巳，廿五更，取浯嶼洋，往來放彩船祭獻。

太武往呂宋：太武開船，辰巽，七更，取澎湖山。巳丙，五更，見虎仔山。單丙及巳丙，六更，取沙馬岐頭。單丙，二十更，取筆架山。與大港口相對，及紅荳嶼。

以上「浯嶼」便是福建的金門島，「麻里呂」便是呂宋港，「太武」指金門的太武山，「大港口」，在呂宋島的北端。上面所引的針路，是由金門通過台灣海峽而往非列賓呂宋島的航線。「順風相送」是明初人的著作，由於地形、風向、洋流、數百年來，並未改變，這一條針路，至少在南宋時已為航船界所採用。但是明永樂年間。鄭和奉命宣慰西洋，六十二艘的龐大船隊，通過台灣海峽時，並沒有停靠非列賓，也沒有分給呂宋島。足見在明初人的心意中，非列賓的地位價值不受重視。亦可說，非列賓的地位價值，尚未顯現。

### (三)

不過，假使從印度洋方面向東看，則非列賓處於宗教傳播的「終點地位」。

自印度半島的南部，渡海可至錫蘭，再東，可到馬六甲海峽。或由印度東岸渡海，

可至緬甸，傍岸南下，亦可到馬六甲海峽。穿過海峽，乃是一大片島嶼。人文地理上，海洋是交通空間，島嶼是交通站。海峽以西的文化，印度的、阿剌伯的，先後穿過海峽利用這些島嶼，以菲列賓為終點。大致先是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然後分兩支：其一：由蘇門答臘而爪哇，而婆羅洲（南部），而蘇祿，而菲列賓南部之民答那峨島，再逐漸向北到呂宋島。其二：由馬來半島渡海到婆羅洲北部，而巴拉望、而呂宋。印度教和佛教，都循上述路線，到了菲列賓，但進至呂宋島後，都停了下來，故台灣島上荷蘭人到來時，絕無印度教和小乘佛教的遺跡。

印度文化踏著海島而至菲列賓，其詳細情形，沒有人能依著客觀的資料敘述出來。也許已被西班牙人有意地毀滅了。（毀滅異教文化，是西班牙人的特長。）諸蕃志中有一條記載麻逸地方：「有銅佛像，散布草野，不知所自。」十九世紀中葉，曾在宿務馬克坦島發現「象頭神」的銅像，象頭神是印度教的智慧神。此外，其他島上亦有零星的印度教和佛教的遺跡，不過數量極少。奇怪的是尚未發現寺廟：這表示印度半島來的宗教，自西而東，至此已成強弩之末。但附著宗教而來的文字，今日在菲列濱尚可尋得其蹤跡。據西班牙文獻記載，若干島上的居民曾使用一種文字，共有十六種大同小異的字體。這種文字有十六或十八個字母。其中元音三個。輔音十三或十五個，在標音方法上與梵語有共同的特點。現在巴拉望島和民都洛島上尚有居民使用此種音符文字。據菲國學者研究，此種文字源出於南印度的「跋羅婆文」。

佛教、印度教在菲列濱之衰微，和後面來的宗教浪潮有關。信仰回教的阿剌伯商人，很早就已活躍在印度洋上了。他們隨著商業的活動，不斷地推展到中南半島、南洋群島以及中國的閩粵沿海。明成祖之所以要遣鄭和下西洋，恐怕與鄭和之身為回教徒有關。但在鄭氏西航時，馬六甲海峽以東的國家，仍以信仰佛教的滿者伯夷最為強大。西元一五二〇年（明正德十五年），滿者伯夷國內亂。一五二五年，回教徒建立「馬打蘭國」。一五二七年，回教徒據萬丹。一五六八年，建萬丹王國。此後，回教徒的勢力遍及今日的印尼。當然也逐漸進入菲列賓。首先是蘇祿，以後是民答那峨島，緩緩地到呂宋。但不久便與西班牙的天主教勢力相遇而中斷了。西班牙人以呂宋島為基地，推行天主教，利用武力南行驅逐回教徒，結果並不順利，菲列賓的南部，現在仍有堅強的回教勢力。大體而言，越過馬六甲海峽而來的宗教傳播活動，皆以菲列賓為終止點。菲列賓史上上這個歷史現象，亦可以說是其地位價值的一種表現。

#### （四）

西元一五一九年，西班牙國王查理一世派遣艦隊，由麥哲倫率領遠征。計帆船五艘，教士、士兵、水手等共二百六十五人。九月二十日，自西班牙的桑盧卡爾港出發。

事前，查理一世要求麥哲倫：「在屬於朕的海洋裡，發現豐富的香料，以及朕最需要而且使吾國獲利的其他東西」。麥氏先抵達美洲，再沿南美的東岸南航。第二年十一月，他發現了通往太平洋的海峽。進入太平洋後，繼續西航，一五二一年，抵達菲列賓的宿務島。由於他的海盜行爲，在一次戰鬥中爲土人擊斃。遺船繼續西航，一五二二年九月，返抵西班牙。這是人類第一次的環地球航行。此後西班牙多次派遣海軍來菲，並改由墨西哥（當時稱新西班牙）出發。但因他們對土人肆行劫掠殺害，遭受各島的激烈抵抗，未能建立一個真正的立足點。一五五六年，查理一世因病退位，由其子菲力普二世即位。這一位新王對於東方殖民地之拓展，其有濃厚的興趣。一五五九年，他有信給新西班牙的總督貝拉斯科，令其遠征菲列賓，帶回該地的香料樣品，並尋出返回新西班牙的航線。然必須避免與摩鹿加群島上的葡萄牙人衝突。新西班牙的總督便一面募兵，一面造船，組織遠征隊。以黎牙實比（Miguel Lopez de Legaspi）爲指揮，神父烏達內塔（Urdaneta, A. de）爲副。經過五年的準備，一五六四年十一月，遠征隊離開墨西哥之納維達德港，次年四月，抵達宿務島，隨即加以占領，成爲西班牙人在菲列賓的第一個據點。六月，黎牙實比命烏達內塔帶領一艘船隻回新西班牙。爲了避免與葡萄牙人衝突，烏達內塔指揮該船向北航行，抵達北緯三十八度左右，遇到了季候風，便循「黑潮」而轉向南美洲。十月八日，該船回到墨西哥的阿卡普爾科。西班牙人終於找到了由菲列賓回美洲的航線。菲力普二世的殖民先鋒隊，因而不斷得到來自墨西哥的增援和補給。一五六九年正月，黎牙實比北上進占班乃島，八月，西班牙國王任命黎牙實比爲菲列賓的總督，歸南美的新西班牙總督府節制，於是西班牙正式在政治上統治菲列賓。一五七〇年，黎牙實比進占民都洛島、盧那島，對土人殺戮甚慘。一五七一年五月，進占馬尼刺，曾與回教徒發生激烈的戰鬥。不久，便在此建立了總督府。馬尼刺的陷落，遏止了回教在呂宋島的繼續傳播。在這一點上說，呂宋島是由印度洋東來的宗教傳播之終止點。

我們在此敘述一下菲列賓在西班牙人入侵以前的情形。人口方面，估計不足一百萬人，大致集中於呂宋島及比薩揚群島之平原地區。這些居民的基本社會組織是「巴朗圭」（Barangay）。每一個巴朗圭，大約有三十戶到一百戶，所含人口不會超過五百人。再由幾個巴朗圭合成村落。村落們散布在沿海或沿河的平原上，土地是「公有制」。每一個巴朗圭，每一個村落，都有其首領。但每有大事則聚衆而議，首領對其人民並沒有絕對的支配權。這種散漫的情形，幾乎各島皆然，但南部的蘇祿群島是例外。那裡因回教傳入較早，已具有政治組織，有首領（蘇丹）、有官吏、有儲君、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別。土地方面，亦已有了私有制度。不過就菲列賓全部情形而言，當時尚未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家，他們也根本沒有「統一」這個觀念。在地理形勢上，菲列賓群島是緊湊的，不像印尼那樣地渙散。各島之間的內海，受山地之屏障，平靜如湖，各島之沿

海平原，可以由海道聯絡，它應當可以成爲一個統一的國家。它之所以未能進入國家形式，是文化的原因，而不是地理的。等到西班牙人來侵時，蘇祿島偏在西南方，和餘島歷史關係不深。群島中並沒有一個島可以成爲諸島的向心點領導人民抵禦外侮。以致菲列賓的各部落，受西班牙人之分化而被各個擊破。全都淪爲西班牙的殖民地。

但就西班牙而言，它雖然掩有了這一片島群，初期的心理，毋寧是失望的。因爲那裡既不產香料、亦不富黃金。而接著來的問題是：這些驕傲的白種人，在充滿叢林而炎熱多雨的島嶼上，如何維持生活？各種生活的必需品，各島多不出產，爲著適應客觀的情勢，於是不得不招徠華僑；當時菲列賓的社會經濟落後，因土人生活簡單，自足而無奢求。

中國船舶之進入菲列賓，乃是利用季候風，宋代人謂之「舶趁風」。蘇軾曾記：「吳中梅雨既過，清風彌旬。歲歲如此，湖人謂之舶趁風。是時海舶初回，云此風自海上與舶俱至云爾。」季候風早爲中國人所知，戰國時代，莊子稱之爲「海運」。它之被利用於航海，當然不始於宋。它是每半年轉一次方向，是謂冬季季風與夏季季風，因此中國人到菲列賓，來回需要一年。換言之，必需有半年停在菲列賓，名爲壓冬。因此慢慢地有人流落而不歸了。西班牙人未來以前，馬尼刺已有華人定居，約有一百五十名。後來西班牙人爲求生活用品之供給，招徠中國商人，於是一向分散於摩逸、三嶼諸地的交易，都集中於馬尼刺。由中國載來的貨品，有生絲、絲織品、棉布、金屬製品、食物、家禽、及日常生活之必需品。主要是供給西班牙人，當時曾有人作這樣的記載：「如非有與中國之貿易，菲島則無法維持。」而東西洋考的作者也說：「今華人之販呂宋者，乃販佛郎機（西班牙）者也」。

中國商船載貨而來，回程閩粵時，載些什麼呢？當時菲列賓沒有什麼產品可在中國市場上銷售，所以華商們帶回國的是「墨西哥銀幣」。自十六世紀中葉起，西班牙人在秘魯和墨西哥，大量開採銀礦，其產量已達全世界銀產的百分之七十三。到了十七世紀，進而占世界產銀量的百分之八十七。到了十八世紀，竟達世界銀產量的百分之八十九。自一五三五年起，西班牙大量鑄造銀幣，這些銀幣流到東方來，作爲交易的媒介。這時西班牙人已知道在菲列賓本土沒有重要的物產可在世界市場上貿易，而中國的絲織品則可經由菲列而運往美洲。於是閩粵沿海的中國商船，凡去菲列賓者，運絲而往，載銀而歸。太湖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的蠶桑事業，隨之日益興旺。東西洋考「稅餉」條曾有如此記載：「東洋呂宋地無他產，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外無他攜來，即有貨亦無幾。故商人回澳，征水陸二餉外，屬呂宋者，每船更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征。」有人估計，墨西哥在十六世紀時，白銀流往中國的數量：一五八二年爲三十萬比索，一五八六年爲五十萬比索，一五九八年爲一百萬比索。到了十七世紀，一六〇二年爲二百萬比索，一六二一年的爲三百萬比索，一六三七年爲一千萬比索。前後五十五年中，竟

增加了三十三倍。也有人估計由美洲輸往菲列賓的白銀，約有半數迅即轉入中國。明代的社會上，增加了這麼多的白銀，緩和了因經濟發展而交換媒介不足的危機。（中國的銀礦非常貧乏，明朝政府因需要白銀而到處尋求礦源，太監們到處擾民，乃明廷虐政之一），如此，許我們這樣說：中國的絲貨由閩粵港口輸往馬尼刺，再由馬尼刺的西班牙人用大帆船運往美洲，這是一條新的海上絲路。馬尼刺則是這條絲路上的「海上王門」。（正確地說，是海上銀門）

西班牙占據菲列賓後，當然並不以轉運絲貨為滿足。它曾謀組織遠征軍，以菲列賓為基地，侵略中國。不過因他的無敵艦隊於一五八八年，被殲於英吉利海峽，這一個計劃纔胎死腹中。他確曾於一五九〇年派遣兩個教士比邦維底Miguel de Beanvides及卡斯多羅Juan de Castro 夥同在馬尼刺受洗的中國教徒，到海澄來，說是要「教化華人」。這種侮辱性的話引起中國官吏的憤怒，把他們驅逐出境。

西班牙人曾由菲列賓登陸台灣北部，一度占領雞籠淡水。又由菲列賓北上，到日本的長崎、大阪，進行貿易和傳教。他們亦曾計劃出征日本，並擬俘擄五千至六千個日本人。役使他們參與對中國的侵略行動。

西班牙亦曾由菲列賓向柬埔寨作政治活動。

以上簡單的敘述，說明菲列賓在西班牙人的眼中，是一個由美洲向亞洲擴充勢力的前進基地。可惜他的母國國力衰退了。一八二一年，墨西哥獨立，西班牙在中、南美洲的勢力消失，海上絲路帆船被淘汰而不復存在了。此後菲列賓的地位價值由顯而隱，它僅是歐洲西班牙的外府。西班牙政府努力使殖民地的人民為母國的利益而工作。他的貴族和教會掌握了菲列賓大部分的土地，他使在菲的華僑負擔苛重的捐稅。菲列賓的社會停滯在一個很特殊的農業狀態：生產外銷的農產品，自己則糧食不足。工業則壓制在萌芽狀態而不使之發展。這自然引起部分覺醒的菲列賓青年的不滿，他們從事於反西班牙的獨立運動。然而群島的地位價值隱藏了，島上人民要求自由、獨立的呼聲，很少能傳到群島之外，不能得到國際人士的重視與援助。

## （五）

菲列賓地位價值之重新由隱而顯，要在美國繼承了西班牙的主人地位以後。

一八二三年，美國總統門羅對國會演說，聲稱美國不干涉歐洲的事情，歐洲列強也不得干涉美洲的事務，不能再在美洲推行他們的殖民政策，也不可把他們的制度推行於美洲。這便是後人所稱的門羅主義。門羅主義主要是針對維也納會議以後的梅特涅制度而言，按當時美國的國力，它沒有資格說這種話。但因為有英國站在背後，所以能在國際上發生影響。他最大的效應是粉碎了西班牙在美洲恢復殖民政策的可能性，也鼓勵了

美洲其他西班牙屬地的革命，從而也澈底遏止了西班牙由美洲伸出的以菲列賓為侵略亞洲的矛頭。

然而美國自己並不說對亞洲也適用門羅主義，他並不說不干涉亞洲的事務。一八六七年，它向俄國購買了阿拉斯加。同年，以美國船員首先發現為理由，占領了太平洋上的中途島。一八六九年，橫貫美國大陸的鐵路完成，它可以傾注東部之力，面對太平洋。一八七五年，它把夏威夷變成自己的保護國。一八八八年，取得珍珠港為海軍供應站。一八九八年，美國有一艘軍艦在古巴的哈瓦那港沉沒，便指稱這是西班牙人所為，乃向西班牙宣戰。雙方海軍除了在古巴作戰外。美國駐香港的兵艦，也駛進了馬尼刺，立刻加以占領。這年十二月，兩國在巴黎簽訂和約，美國取得了關島和菲列賓。從此以後，美國從舊金山、西雅圖，經夏威夷而中途島，而關島，而菲律賓，聲勢相聯。它繼承了昔日西班牙在太平洋上的地位，菲列賓又恢復了自美洲而來的政治矛頭的地位。

然而這時中國邊緣的屬國，已被英法日俄等帝國主義者分別攫走，本部亦陷於瓜分的情勢中，岌岌可危。美國雖然繼承了西班牙在菲列賓的地位，卻也接受了西班牙在亞洲的窘境，不容許它再從菲列賓伸展其政治的軍事的觸角了。於是它大聲疾呼，提倡中國門戶開放的政策，以謀在經濟上與列強在中國共分一杯羹。美國國務卿的呼聲，所以能得到各國的正面回應，因為他是菲列賓主人的身分講話，雖然身在華盛頓，而聲音則是發自馬尼刺。菲列賓此時已恢復其地位價值了。

除此以外，美國在菲列賓亦繼承了西班牙吸收殖民地養分以肥碩母國的政策。它和西班牙不同的是政治上可予菲列賓人有限度的自主。但它推廣英語教育，遏止菲人的文化自覺。美國貨物可以在菲國無稅通行，遏止了菲島工業的發展。菲列賓的礦砂及糖、麻、椰子等農產物低價供應了美國人的需要，菲列賓的經濟，逐漸依賴美國。以進出口貨為證：

	一八九九年	一九〇二年	一九〇八年
菲進口總值	19,192,986	33,342,166	79,186,125
美輸菲總值	1,352,086	4,153,174	5,101,836
美貨所佔百分比	7%	12%	17%

以出口為例：

	一八九九年	一九〇三年	一九〇八年
菲出口總值	14,845,582	28,671,904	32,601,072
菲輸美總值	3,935,255	11,475,948	10,450,755
輸美貨所占百分比	26%	40%	32%

到了一九一三年，美菲貿易中，美國貨比重占進口的50%，占出口的34%。



到了一九一七年，美國比重，占進口的57%，占出口的66%。即是說這年以後，美國實際上壟斷了菲列賓的貿易。

## （六）

但是一個突然的情勢，又使這一個群島的地位價值發生劇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海空軍偷襲夏威夷珍珠港，同時另支軍隊自台灣出發攻擊菲列賓。次年一月初，日本軍隊占領馬尼拉。到了五月，解除了美軍在菲島的武裝。接著又以菲列賓南部的民答那峨島為基地，向南攻擊摩鹿加、巽他群島、西里伯及婆羅洲之東部。與馬來半島上的日軍呼應，攻取爪哇和蘇門答臘。菲列賓在此時又顯示了它戰略上的地位價值——即略取南洋，威脅澳洲的前進基地。這個地理上的價值是藉著島嶼的連鎖態勢而呈現的，政治力量由北方踏著島嶼的縱列，至菲列賓而放射到南半球。然而對於日本來說，由於多年來國力消耗於中國大陸之上，軍事上的南進，終究是困獸之鬥。它實在來不及好好地利用和發揮菲列賓的地位價值。

## （七）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菲列賓乘勢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由於歷史的關係，它並未能完全擺脫美國的羈絆。美國在呂宋島仍然保留著海空軍基地。俄國共產國際自莫斯科向世界擴張鐵幕。一九四九年，整個中國大陸變色，一九五〇年，韓戰發生。於是自由世界設法在共產國家的周邊，建立一道防線，堵住共產細菌的擴散。在歐洲，組成了北大西洋公約。在亞洲，則以美國為主導，一面分別和南韓、日本、中華民國締結防禦性的條約，另外則組織東南亞公約。公約的加入者，不論那一國，如果受到外來的攻擊，其餘成員都應感同身受，共同採取必要的行動。參與締約者，共有八國。計美國、英國、法國、巴基斯坦、澳洲、紐西蘭、菲列賓、泰國。形勢上分為三層：香港（英）、泰國、巴基斯坦在內層，澳、紐、菲在中層，美、法則是外層，他倆的勢力點，都是太平洋上的島嶼，實際上以中層最為重要。全盤態勢，由美國操縱。於是北起韓國，南經日本、琉球、台灣、菲列賓、紐西蘭、澳洲，形成一條阻止鐵幕擴張的海上長城。菲列賓在這條長城上，居於樞紐地位。美國的軍力，據在這個樞紐上，照應南北，其地位價值之重要，關係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安危。

## (八)

不過以上所述菲列賓的地位價值，乃是從外部來看。是「賓位觀點」，不是從菲列賓自身的立場來論定。從菲列賓為主人的觀點而言，他今日不再是由美洲伸出的長矛之頭，也不是圍繞大陸長鍊上的一個環節，當然更不是穿過馬來海峽而來的宗教尾閥，或航向新大陸的海上絲路之起點。他雄據太平洋西岸，居環繞大陸南北島嶼群之中樞，與北方的台灣島共同扼守著巴士海峽，而這海峽乃是世界最主要的東西航運線所必經。憑這一點他可以和新加坡一樣，成爲一個轉口經濟的國家。而馬尼刺也可以像高雄一樣，可以成爲一個工業港。長遠來看，它實在可以超越新加坡和高雄，因爲它的空間價值非新加坡和高雄所及。

菲列賓的山脈呈南北走向而偏於東部，較大的平原都在西側，各島海岸曲折，多優良的港灣，因受山地屏障，故海水平靜，水運便利，所以雖然島嶼衆多，地形破碎，但聯絡容易。西班牙人統治期間，對菲人沒有善政，但它無意中爲菲列賓的國土創造了一個「中樞區域」。以馬尼刺爲中心，招徠工商，進而發展呂宋島的農業，於是菲列賓的人口幾乎有一半集中於呂宋島。菲列賓分散的島群，從此有一個中樞可向各島放射政治力量，搏成一個統一的國家。

菲列賓群島大致錯落在赤道與北回歸線之間。終年高溫多雨，森林覆蔽率達百分之四十四。經過耕作的平原上，可以生產多樣的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地下的礦藏幾乎各種多有，鐵礦尤其豐富。平心而論，單就呂宋島而言，它的天惠優於台灣。（新加坡面積太小，根本不能相比），從前它以椰品、蔗糖、煙草、瓊麻等輸出品馳名於世，近年則出口貨中，百分之五十八以上爲電子業產品及紡織品，輕工業正在起步之中。他有一個優勢，爲很多地區所不及，即地位價值和空間價值一致。（新加坡、香港、台灣有地位價值而少空間價值；澳洲、南非、南美、加拿大，有空間價值而少地位價值）

然而有一個因素，尚待菲列賓人民的努力。四十年之前，台灣的國民所得爲兩百美元，菲列賓爲六百元，是台灣的三倍。現在台灣的國民所得爲一萬三千元，菲列賓則爲一千二百元，台灣反高於菲國十一倍。數十年相鄰而居，分途發展。結果如此之差異。其原因不是「地理的」，而是「文化的」，本文暫不在此討論。這裡見到很多菲列賓人，給人的印象是靈敏而樂觀，實在是一個很優秀的民族，願他們能有機會爲自己的祖國盡力。

## 文後附記

這篇短文，是用來紀念沙師道夷的。寫畢後自感不滿，因為短缺了附註。不具備論文的格式。動筆期間，曾參考很多近代學者的著作，如馮承鈞、方豪、陳荆和、馬樹禮、全漢昇、鄭學稼、鄭師資約等。而河南大學出版，金應熙主編的菲律賓史，尤其惠我良多。對於這些學者，不論存歿，我在此敬致謝意。文中若干處內容，憑著記憶寫下，對於曾經過目的論文，只能述其大意，不能一一指出刊物的名稱，及期別卷數。爲了統一形式起見，我不能有的地方加附註，有的地方則不加，所以一律不加註。但自信下筆謹嚴，不致貽誤讀者。

道夷師是我此生中所受影響最大的師尊之一。民國三十八年初秋，我參加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的新生訓練，其中有兩個小時的「系主任講話」。當時道夷師所講者，我至今仍十分清楚：（一）各位將來畢業後從事教學，教學工作沒有什麼，兩年書教下來，全部的教材都已背熟了，到那時，各位應進一步從事學問的研究。（二）做學問先要知道三件事：這門學問中有些什麼人？有些什麼書？有些什麼問題？初次見面，道夷師便勉勵學生不要僅做一個教書匠，並指示做學問的門徑。至少對我來說幾句話鼓勵了我一生。

某次道夷師在授課時，向我們宣讀一份審查報告。審查對象是臺灣大學一位學生的論文。道夷師對該學生稱道備至，接著又發了一段感慨的話，言下之意，當然是希望我們能見賢思齊。而我們當時，連如何撰寫論文都不知道。回想起來，我們這一班同學，大多數辜負了道夷師的期望。

當年劉校長有一項德政，每星期一的週會，請一位名人來講話，包括達官、顯要、名流、專家。某次，是道夷師上台。早晨報紙上登載一個消息，韓國李承晚總統不顧美國人反對，毅然釋放俘虜。道夷師站在講壇上大聲贊揚李氏：「他打了聯軍司令李奇威一個耳光！也打了艾森豪一個耳光！」頓時台下掌聲雷動，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真正聽到一位知識份子的正義之聲。

某次，講授邊疆地理時，說到唐努烏梁海，道夷師忽然把講義稿放下，神情激越，聲音提得甚高：「把政府的官員叫來，對他們說，這是中國的領土，請對這塊土地講幾句話！只要有意義的五句話！」數十年過去了，對政府中的肉食者，我以爲道夷師的話仍然有效，沒有人能對唐努烏梁海說出五句話。

道夷師講政治地理時，一再提出「一個國家要有陰謀」。這是指政府應有一個長遠而不能明宣的基本國策而言。例如英國不容許在歐洲大陸上只有一個強國。道夷師是有感於政府外交政策之短視而言，我深深地感動，中國真正有一位知識份子能爲國途懷有

隱憂。他那時常有機會為政府的訓練機構講學，相信他不是無感而發。

道夷師授課時，是帶著民族感情的，我們受益的，不是他的講義，而是講義以外的話。離開母校後，遇到的高級知識份子，大多猥瑣可厭：不是形體的，而是精神上的猥瑣。像道夷師這樣光明俊偉的學者，此生想已不可能再見了。